

台獨份子都在想美國、日本一定幫忙我們，憑什麼？

林院長全：我覺得兩岸關係還是從善意互動來著手，不要從負面來思考。

陳委員超明：他們會不會幫忙？對於這個問題，你們不要一廂情願！目前蔡英文總統執政的林全內閣所持的兩岸政策稱為「遠交近攻」，遠的交日本及美國，近的中國大陸就盡量侮辱。不過我教你一件事，遠交近攻的本領是自己的實力比鄰國還強，交遠的國家、打近的國家，問題是台灣與中國大陸怎能相比？現在你們抱著日本！

林院長全：這個沒有所謂「遠交近攻」的說法，我們希望跟對岸也有很好的關係。

陳委員超明：日本人如何看台灣？日本外務省中國科的業務包含台灣，每 50 人有 1 個台灣人在那邊，你們在他們巴結什麼？你們現在到日本好像去朝貢，把它當做你們的宗祖國。日本人很怕中國生氣，不怕台灣生氣，若發生戰爭，它用什麼來解救台灣？不要一廂情願！我講的部分很嚴重！

林院長全：我們靠自己。

陳委員超明：日本外務省的中國科負責台灣業務的人是 50 比 1。

李部長大維：好像沒那麼少吧？

陳委員超明：真的那麼少！不然你去查，我們來打賭。你以為高層好就好，「三年官兩年滿」，它也不會真正幫你們，記得中國跟日本是世仇，用台灣來擋中國大陸，我們別讓人當做是馬前卒，被人當「卒仔」利用！

主席：現在休息。

休息（16 時 17 分）

繼續開會（16 時 29 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繼續進行施政報告之質詢。

請蘇委員治芬質詢，詢答時間為 20 分鐘。

蘇委員治芬：（16 時 30 分）主席、行政院林院長、林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各位同仁。院長可以稍微輕鬆一下，沒有關係，就聽我講一段故事。

主席：請行政院林院長答復。

林院長全：（16 時 30 分）主席、各位委員。好。

蘇委員治芬：本席今天想就「南向和新南向」的問題來和院長談一個觀念。我去越南幾天，看到幾個面向頗值得我們思考。在越南的時候，我覺得那裡的景象非常熟悉，很像以前的臺灣，院長可以看這些圖片。除了現況很像早年的臺灣，越南還有一個很特殊的現象。一般在國際上，大家都稱越南是一個年輕的國家，是少年越南，因為該國有 73% 的人口低於 35 歲，人口紅利很高，支撐整個社會勞動力的人口相當多。

另外一個面向也請院長稍微注意一下，我們一向認為共產國家的社會是灰色的，可是這趟去了之後，除了發現她的人口普遍化年齡非常低之外，基層力量也非常的活潑、有活力。本席就拿一位畫家的畫來讓院長看，這是一位目前正在新起的畫家，由他的畫也可以看出為什麼這個國家會產出這麼有活力、色彩炫目的基層力量。一個共產國家為什麼會出現那麼有吸引力的畫

作？原來 19 世紀初，法國在越南殖民很長一段時間，有 80 年之久，當時法國以殖民政府的立場鼓勵他們國家的藝術家到越南設立藝術學校，並提供很多的獎金，鼓勵他們的藝術家旅遊，並補助河內的藝術學校去教越南人，包括當地的建築、繪畫、雕塑、手工藝。我踏進越南這個國家才短短幾天，我跟當時法國人來到越南，都有一個共同的感覺，就是被當地人民及當地的景致所吸引。

在這個國家呈現很多出很多面向的同時，我們發現臺灣與越南其實有很深的關係，自 1952 年至 2014 年，長達 62 的時間，我們對東協投資了 841 億，其中越南占的比例最高；再看投資件數，大概可分為李登輝階段、陳水扁階段、馬英九階段，我們可以看到在馬英九執政的這幾年，正不斷地下滑，而回到李登輝的時代。

從南向的另一個面向，當經貿也在滾動發展的時候，臺灣因為那邊有比較低工資的勞工，我們到那邊去投資的同時也引進不少的外配—新住民的媽媽，這部分也同時在滾動。兩個國家同時在滾動，發生很多很多的關係，這也是本席今天想和院長交換意見的部分。

雲林縣新住民的比率目前是居臺灣的前三大，以越南和印尼為最多。從南向到新南向，已經走了 25 年，而越南媽媽的第二代也已長大成人。從我剛剛說的 1952 年到南向到新住民媽媽來到我們臺灣，這個時間過得非常非常的快，在那麼長的一段時間中，我們有沒有犯什麼樣的錯誤？我們可以從很多的面向及越南的人文去了解，她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同時我們也必須去檢討，我們錯失了太多的機會，也就是新住民的第二代在臺灣長成，他可能連自己媽媽的國家都不認識，也不會說自己媽媽國家的語言。本席認為這是我們最可惜的一點。

院長再看一下教育部 104 年學年度我國高中第二外語修課人數，日語人數最高，再來是法語，越南語、泰國語都非常非常的低。再看大學學系，臺灣共有 159 所大學院校，語言相關學系有 680 個，只有 5 個東南亞語系所，院長會不會覺得太少？

我們不斷在流失機會。從以前的南向到現在的新南向，臺灣人在看問題看得不夠透徹，不夠精銳，我們的敏銳度非常不夠。過去我們在經貿上跟越南的關係非常緊密，現在呢？我答應一位朋友要在國會殿堂上，要把他們的故事放給院長看，我們就來看這段影片。

他的名字叫安律，今年 26 歲，住在河靜琪安，世代都在這裡打魚為業，他從 13 歲就開始出海打魚。從他的父母那一代一直到他自己開始捕魚以來，從來沒有看過死掉那麼多的魚。院長你看，漂浮在海面上有離岸很遠的魚，也有海底生活的魚。他們當時都不知道，就把那些魚撿回去煮，或是賣給別人，後來才知道那些魚有毒，就停下來不吃，也不捕，但是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已經吃了那些有毒的魚。他們說了一句讓人很心酸的話，「海已經死了」還說這邊的海水有毒，潛水夫去海底看到一些生物和珊瑚都死光了。這個事件發生到現在，統計死魚的數量大概有 100 噸，這還只是打撈到的統計數字，沈在海底死掉的魚，還沒有辦法去計算。他們說暗管距離台塑廠大約只有 1 哩，直徑大約是 1.4 米，還有三個小管。他說如果 Formosa 與地方政府有保證什麼或說明什麼，但沒有跟人民說明的話，所以也就沒有什麼公開的說明會；如果有機會可以對 Formosa 臺灣公司說句話，他想說「只要 Formosa 不要在越南」。

本席到越南時，越南人都會說「Formosa」，他們知道 Formosa 就代表臺灣，他們把河靜鋼鐵

廠也稱為 Formosa，所以，如果河靜鋼鐵廠做的不好，跟當地人民的信任關係被打破之後，河靜的人在看待 Formosa 時就等於在看待與臺灣的關係，我們知道越南人是排中的，但因為河靜鋼鐵廠讓當地居民對它不信任，相對地，他們對臺灣也產生了不信任感，這就是本席感到很遺憾之處。所以，我到越南與河靜鋼鐵廠三、四十位幹部座談時，我就問他們，你們這群幹部在此跟我座談，持股 25%的中鋼有幾位幹部在其中？我提醒院長，沒有一位是中鋼的幹部，所以，今天河靜鋼鐵廠的問題出在哪裡？或許院長可以去問前行政院院長林信義先生。

安律說：「有機會的話，我希望 Formosa 不要在越南。」回過頭來想，其實臺灣與越南的關係已經發展得很長久，我們臺灣過去也錯失很多的機會，我們未來要如何與越南發展出新的南向關係？請院長再看一張圖片，這是越南總理最近所講過的一段話，他說他們不吸引不符合環境保護標準的投資計畫。本席發現台塑還有一個特色，他們就專門找貧窮、荒僻、最沒有人要的的地區去設廠，因為他們看準了窮人的弱點，這個才讓我們心痛。他們看準了河靜這個地方窮，也看準了雲林縣麥寮過去是全台最窮的地方，所以他們分別到那裡去設廠，如果你抓到人家的弱點，你也就好好設廠，大家共存共榮吧！台塑是用什麼樣的心態呢？安律還跟我講過一段話，他說，Formosa 要到越南設廠的當時，他們還沒有強烈的環保意識，只覺得 Formosa 來是都市化、工業化的一個步驟，所以，他們都沒有任何防範的意識。越南的朋友就跟我說，過去越南最漂亮的海岸就在河靜，綿延數百公里，有著非常漂亮的海岸線。我也可以跟院長說，我們過去也覺得雲林縣的海岸線非常漂亮，雲林縣是我的故鄉，也是環保署署長李應元的故鄉。我們看看河靜鋼鐵廠所在位置，都是海岸，一圈地就 3,300 公頃；麥寮的六輕一填海造陸下去就是 2,640 公頃，當政府要發展南向政策，我們可能要先想想，我們的新南向政策是要帶給這個年輕的國家什麼？是帶給他們痛苦？還是改善他們的生活？還是對他們的環境是有幫助的？我有時候看到一些越南的媽媽和其下一代會去思考，這些下一代也會長大，將來他們回過頭來審視這段歷史時將會如何看待？他們的價值觀就會錯亂，認為自己媽媽的國家是這樣子，自己生長在臺灣，台塑六輕如此對待我們當地，我們的價值觀又是在哪裡？今天本席只是想跟院長談一個觀念的問題。

我們再來看美國怎麼跟台塑發生關係，當台塑面對世界老大一強大的美國，圖上顯示的是其歷年來事故，1982 年發生事故、1990、1991、1992、1993 年都有、2003、2004、2005、2009 年都有、2013 年也有。我們看台塑在美國重大違規裁罰的統計，包括 1990、1991、1992、2009 和 2013 等年，合計累計將近 5 億台幣。台塑六輕在雲林縣違反法條的件數這麼多，有空污、有廢清、有環評、有水污還有毒管，從 100 年到 105 年合計 165 件，我們的罰款總共多少？裁罰的金額是 3,392 萬 2,000 元，扣掉撤銷的金額 653 萬，我們對它的裁罰是 2,740 萬元。

我講到這邊，院長應該知道出現什麼問題吧！我們談法制是什麼？法律是什麼？法律在建構什麼？法律是不是在建構人跟人之間，或是人跟政府之間的信賴關係？法律是不是在保護正義、是不是要幫我們解決問題？我發現美國政府非常善用法律，讓台塑在美國的投資，只要它違規或犯錯，就是用高額的罰款在後面等待它，當然他們還有很多其他的機制，那我們對於台塑六輕的機制在哪裡？我請院長去瞭解看看。

台塑六輕我們把它列為特殊性的工業區，特殊性的工業區在總共有 82 條的空氣污染法中，只有 2 條有規範到它。特殊性工業區的空氣污染防治等同於一般空氣污染的工廠罰款，100 萬上限，而且並沒有加重處罰的規定，院長，問題就是出在這裡。我們的法規有問題、我們的法律有問題，也許你會說我現在當了立法委員可以提修法，可是特殊性工業區所包含的層次與層面太廣，絕對不是一個國會辦公室有能力能提出來。特殊性的工業區有金屬冶煉業、煉油工業、石油化學基本原料工業、紙漿工業、水泥製造工業、農藥原體製造工業、煉焦工業、以煤、油或氣體為燃料之電力業、樹脂、塑膠種種、石油化學、酸鹼工業、光電材料等等，雖然我們把它們列為特殊性工業，但有沒有一套專章或專法專門來管理，或者是我們對它有加罰的程度，讓這個業界自己知道警惕，讓它有檢討的能力，我想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越南的朋友跟我講：「你是來自台灣的國會議員，你形同父母官，你應該把你的孩子管教好。」一個漁民耶！一個漁民會跟我講這種話，他跟我講這種話的時候，我能怎麼樣？我不曉得怎麼回答他，我能回答他說我們台灣這個國家的新南向政策就是掠奪嗎？我們就是要侵略他們的經濟嗎？我們就是要破壞他們的環境嗎？我們就是要影響到他們的生活嗎？這是一個觀念問題，也希望院長帶領新的行政團隊的這幾年，台灣人會展現一個不一樣價值觀的社會。我必須再度提要如何建構並運作一個不同價值觀的社會呢？法律其實非常重要，要把法規制定得讓人信服，如此才可能達到工業局前局長杜紫軍告訴我的，我們就是要要求台塑六輕進行自主性的管理。所以，環保署現在介入台塑六輕的調查，我可以跟你講，那是絕對查不到的。謝謝院長！

林院長全：謝謝委員的指教，首先，在南向政策的部分，我們一定會注意這些問題；其次，我們也會就現有法規管理或罰則不足的部分立即檢討，謝謝！

主席：蔡委員培慧之質詢以書面提出，請行政院以書面答復；並列入紀錄、刊登公報。

蔡委員培慧書面質詢：

院長：

本席相信由您主導的行政院團隊，必定視人民福祉為首要、列社會需求為優先。當前國家面臨下列重大課題：農地流失及細碎化之危機，再生能源發展政策，以及國家對食品安全之管控，這些議題各部會有所忽略，本席提出具體方案，本席要求院長針對農地流失及細碎化之危機，協調農委會、內政部及財政部研議「土地儲備制」；針對再生能源發展政策，要求經濟部、農委會協同提出「微型水力發電」發展計畫；針對食安議題，要求財政部、衛福部、經濟部、農委會提出針對食品級與飼料級黃豆分流辦法。

壹、行政院應積極研議「土地儲備制」作為農地活化、解決農地流失及細碎化危機的政策機制

土地是廣義公共資源，不可能擴大，政府應避免土地切割細碎化，並引入循環使用之模式，德、日、荷藉「土地儲備制」之機制，持續購買土地的作為土地公共性之儲備作用，有效率並合理管理及運用現有的土地資源。

一、台灣農業發展的關鍵在於農地的保護及永續經營，「土地儲備制」作為土地管理制度、